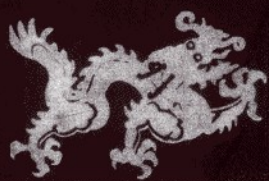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46

(全印本)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46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46冊目錄

龍虎征南 一〇—三六（一九部—七二部）……………

龍鳳奇緣 一一—二一（卷一—卷二二）……………

368

1



龍虎征南十

話說黃長吉到王治造南基大炮名虎照天炮上面
此炮要精奇推金之款萬一可現就是那些銅人活的一樣
的氣消息動那此滴人自自打金部工夫治造响了了美耳中
听之可闻了可現且說黃長吉到王看見這等大炮由不得
滿心欢喜眼望廟庵主僧口呼國師若我孤現有這精巧快
的好東西能奪天下的這花費了數万金銀多大人的精神造
起來何不留在本國照有取樂消愁似這等的快樂可惜反

到這通別人我孤有些心中不忌依孤的主意何不把这蛇留看
自己玉雲不用送中原而去妖僧聞听由不得啼了一跳連忙口
為國王乃是玩邦喪國要命的東西看何留下地有何益處
元治造此物費了多大的力氣心苦所為要換大宋江山社
稷一統故唐南基純國主只貪一時之眼不顧去起抗邦豈
不令人耻笑依我說不如早了商議打差地三人起身

好一了 万恩妖僧凶和尚 口內連把國王称

此物不是希罕物 要廢地 換取大宋錦江洪
混天一氣南基炮 留在本國也担京 黃長王
尸上肯真愛此物 與王另造此炮精 何必等炮當被
假的焉能就信真 靈王問听解頭点 國師之言悔的通
方才現 高孫打差地等走 不知几时才起身
妖僧代咳開言道 說道是 那的立刻就起身
吉到王頭說有孔 代領群臣轉回和 極而言

修了一道金邦本 宣王長班了人 良安皇上摆酒宴
親自要敬了人 每人賜過三杯酒 口叫國日宰相
此去 路途之中國保家 莫辭勞苦奔汴京
仁宗駕下能人廣 你三位 千万留神加小心
吉不同春鳥必納 二之維勇魯又村 全仗着
班長內中你指教 施展滿腹之雄論 正是雷王言此話
忽听得 魔云和尚把話云

妖僧一聞要王親自吐斬他等由不深心中把想此三人這一前
去恐怕他們有些氣軟心虛反到担候了大事先將他三人
的姓名更改好去進汴梁見仁宗想雲眼望班長王恩孟
吉不同春鳥必納了了人說道班長由二位國日此白去可
要知道並非是進貢獻表朝上拜見却為賣弄才能量性揚
施展武藝而去你我明是欺押宋朝要言長稱才要你們長
起威風一國表氣官僧還要孤你們三位稱名姓改了無利氣

一氣大宋的仁宗天子三個人聞說道不知改為何名

庵云僧

要替三人改各姓

先望國曰古風春

你們名呼蘇威宋

春的事

取了吉利與頭若

催進京是為必納

明欺宋朝便為臣

班長你

改名叫肩勝孔孟

方是才學聖人

班長說是担不起

我乃偏邦小臣

欺聖孔聖越大礼

狂為胆大任胡行

曹押解

替另再改別名色

陳玄童有不知文

班僧聞所微吟嘆

說道是

班長之言礼不通

並非真名斯孔孟

古俗言謂欺仁宗

他朝中

孔聖就是文官祖

借此欺理大宋臣

提要仁宗他氣惱

班長如何你認真

雲相一同班僧話

萬分金不為底

暗：也

心中賊惡妖和尚

不懂深淺混起惡

古聖先聖人不少

有誰敢

言了孔聖一字名

分明叫我作罪

此去未必把功成

保一了

活命回來是万幸

不然難保是殘生

正是班長心過慮

又叫僧

庵云長老把穩云

正是班長心過慮

班僧他見上思蓋低頭不信由不得微：吟嘆呼班長可見你是

人不肯得罪了聖賢担是一件你今奉命前去就便這了虛名假

姓不過暫則名義所屬長你的威風威宋朝的志氣何必這弟況

音不信愁眉不展豈不令人耻嘆上思蓋聞所免強似嘆口呼國

師既病話說明下官去不為命班僧同相：了人說道此一去見了

正是班長心過慮

仁宗天子必讀如此這般對卷方好：了人聞所紫犯心中又極點

魁的消息傳授了班長一遍王思蓋說道禪師的妖用雖好奈因

那大端是有千斤怎算禪解進京班僧說這了不難只用十四名

人夫抬一萬多：的預備人夫也就去了

王思蓋

一合國日人兩了

以湯房承這仁宗

此蓋乃是其歸佛

前免明

次日：人薛崇王

苗兵抬起兩萬魁

要到天朝去耐那

密旁兵

人：頭代烟廷帽

身穿褶袖短為衫

胸前鈕扣金其數

身穿單甲之豹角

削朕便刀懸腰內

箭底執子是皮邦

胸裏相

橫眉立目龍口眼

血点通紅嘴一張

白的白似三冬雪

須共眉

黃的黃似赤金庄

紫臉由如鸡冠紫

黑不溜丟油光光

頭髮似

焦黃全是花兒綻

臉上行毛羊犬長

尽是彪形高大汗

朕上青同近帝強

跟遙同旧由班長

耀武揚威似虎狼

搖而言

一齊看了黃蓋寨

登山溪水走羊腸

龍鳳閣前人接送

又到了

烏風寨内更風光

卧虎灘前數人馬

黃花閣下办軍粮

這一日

通接那

班長同用心不水

元帥名姓趙天表

提而言平原國的元帥趙天表把二位同用一位班長提進國

内座下以是次日差人云城將此表表下在大宋卷中且說手

西王秋林美前日所見南燕有言詞必有信息前未等有一
予多月今日才見此番表第了頓元未是耐邦的元改也就不
敢自專先叫來人問國所信以此表意是遺錯了處滿星天上
汴梁請旨定奪誰能益益云云有一予多月方才回京旨上寫
有秋元卿仔細查明人數年歲面貌干萬細心搭兵押進京未
秋青邊方知金苗葉就有一予多月國舅一予多月一商押解有兩
尊大炮示平原國至大宋終前秋元卿：云某親前

秋元卿

与先向明二國四

又把炮炮人夫点

見句也就說拜細

這是我國寶貴珍

一宜要

木國不肯輕易用

師願未將示范第

還有市

却是一百兵苗兵

他雖妖僧話語云

照天爐炮天降

增福添壽吉祥瑞

耐因局

未前南蠻將與兵

班長一員到个清

工恩德

口內廷：為元卿

起天仙降凡宅

國系民安五谷豐

有子之故在共中

那為差遣我三予

當場此是奉共脚

黃庭真殿更称臣

年：歲：公政更

依就格回我國中

因此上

現有抬炮兵一百

要列中原你國中

論文誰說此輪能

就將這

差是稱國不能奉

有花言利做為主

要到汴梁中原去

就是文武我三人

考文武

蘇子我國公話語

照天爐炮道遠遠

照天爐

自然不索要称臣

見了你國中元君

秋青聞所微：笑

口內大叫三聖臣 相你們 眼前見識還會有
這敵耐邦上都城 而夫大炮能多東 那里用
許多大夫抬着行 叫人聲他兩支象 它定此物好進京
土思猛 口內卷舌說狠是 立刻拉來不消停
它上兩尊照天爐 到汴梁是仁宗王是全明
未勝南蠻先將使臣與頭打去苗魁心驚胆寒平西王秋
青親自查點苗葉花名人數問了問大炮的詳細又所土思猛

言談此大炮的好處平西王秋說本該得不由苗魁有金國養
官進京南番背苗活口說你們這一名抬炮軍不如你們南蠻
國中亦象支換把而支它角豈不益是人抬入派張喜李又把
解進京不拜一路笑津渡口強買強賣檢督而行張喜李又受
每仗發五百兵丁一云云他相解有一可苗兵文武三人象它
大炮着却了平原國直非汴梁而宋飢餓喝飯二十多日先景
未至東京汴梁住在金亭館驛次日五鼓張喜李又一同兵部

官員進朝面在正進仁宗駕設早朝文武朝參拜賀

正遇見

東也擗動花雅鼓

九重紫閣向宮扇

淨下三下不班三

文武階前臣拜君

按杖杖

仁宗天子登宝殿

誤朕官

蝦蟹魚提越祥云

仁宗天子座危微

山呼舞鶴為萬歲

九叩頭來三進礼

駕設早朝參武又

西也擗動景陽鐘

吧：：

公卿滿朝朝天子

楊老朝賀又稱臣

武列西來又在前

仁宗座上傳各

為駕友

替主傳宣向中御

有司云班奉早奏

會事調敬駕回宮

忽見

兵部代領兩員將

起札破煩呼至明

就抱一柱家情訴

什衣情回奏了真

天子聞奏心大起

手朝外罵几聲

他既來

差在兩邦少上下

明欺我朕才不能

傳各

二端王身归班立

兵部快去宣來人

兵部卷底說領有

未宣由重兩邦立

兵部有謝恩扒起往外一游走前去宣召三寸苗苗進朝不表且

說張春李義也就謝恩王身退步归班頭着怎集兩邦且說西

班中升些文武步友一同兵部每王向王的是張春李義啟

奏說面重差官兩邦不知怎集一京兩法人：担京了：

害怕一人：都是支頭接厚說秋青越南連於西屋門口如今

殺至平原國南重有些害怕他才想這个法子正是文武私

論忽見兵部度代領三寸苗苗來至金瑞拜衙口呼萬歲

宋天子

坐上位怒視下看

打量苗苗文武友

一介面白通紅嘴

戴一頂

嵌金扇珠束髮冠

豆綠羅袍花千朵

滿底皮靴足下穿

帶一介

乾腰腰似瓜皮最

金箍扣頂盤如匙

紫雲裙袖金銀帶

紅袍外罩魚一段

左手還有一負獅

他的相貌更奇嚴

象鼻鼻上珠橫候

竹膝凱甲端端迎

面如菜色鵝冠紫

生殺湯

巨口獠牙唇外高

瘦：身材高一丈

堂上觀貌果非凡

真乃是

人向久有吳玄將

因如忠烈下天國

在宋有忠心情想

這義人物在世間

父精母血生生長

如今妖形鬼一般

特起來

我國現今缺良將

令人孤獨倚三員

征面去了秋林美

只恐難保錦江山

寶座上

仁宗皇帝心憂慮

怎奈免強代充言

大叫使臣將名報

王恩德

他先進札把話云

仁宗皇帝心憂慮心中担京不肯形滿面上火不得精神拉拉拽

肩稍眼角堆鼻云殺氣威風往下便問及報的使臣快些報名

班長見問程上跪扒半步口馬皇了小道名喚張孔孟天子聞

听不由吟：大嘆只說張賊我為你吳皮囊腰肋肺拉教作

養孔孟可見外國歸邦礼又不曉言把眼生烏必倘說你叫何

名烏必倘說大邦萬歲小臣名喚張賊宋天子一聞此言由不

得尤心大怒將牙咬的咬咬：連聲呼喚用手一指古尔同春

說你叫何名張賊說不道名喚張賊進貢仁宗帝以一声大罵好

張賊我當真名喚張元宋是前宋寇張賊朕

宋天子

一聞二人報名姓

尤面金腮顏色更

用手一指人三寸

殺別因疑雷几聲

下反表

不能指程秋元帥

不肯獻關朕不照

既未耐邦援文武

全憑文書誤吳名

我孤駕下無人應

要滅張賊咳咳中

為什名

鬼名鬼姓欺我朕

乱道胡言混寡人

若不喝那三寸劍 怕的是 割國他那裏行
言罷後將他御 立刻開刀向斬刑 先殺了
朱從然後奉冬青 急忙執劍犯面手 若不殺了黃花魁
誓不為人本性更 只此兩邊人各各 閃過拿家那將軍
好一似 假天降下一群虎 立刻上前不容情
打去頭蓋就上那 這不就 殺了南蠻三個人
擁二擠三朝上走 班中懷悶一朝臣 在班中

先就官聲往外喚 揮斧刀下且留人
在案里了一聞說刀下留人由不為越心不悅陛下現有有一
家老臣伏倚丹口為陛下有短表奏主仁宗現着從得是
龍圖閣大學士天子說要卿看何奏書黑了說自古過兩國相
爭不殺未便要然既來談文論古以耐邦為因他莫不呈云額
振筆的美友怎敢來京出此朗言大話這如今該將黃賊放回
叫人將他代到金亭驛候已說三日後必要為文比武即特咱

君臣恩海說今几家兵名良將每他比武他不然到叫外國偏
邦嘆他天子聞說依卿而奏依旨將三寸使臣放回一齊謝
恩

朱天子 寶慶之上叫黃冠 黃冠利言坦色身
欺心到此將和耐 諒尔為 三寸藥因有何解
有心三刻就比武 一路而來受主勳 果然呈
我國有人養了原 死在陰司不閉睛 暫回驛驛三日

限你養足精氣神 那場空然來比武 朕遣文武輪輪花
三個人 一聞此言心欢喜 付又磕頭謝恩
有人立刻代下云 宋仁宗 殿上傳旨敬武文
單二而下色文正 偏殿之內以軍情 朕而言
君臣未至靜思殿 賜座色已謝了恩 仁宗有語叫恩相
你為黃冠冬教人 卿家可有良謀計 你給家邦定江洪
色水相 朕遣仁宗心腹口 口為陛下仙臣音

黃冠吉利生要娶 也不過 所仗好道共好僧
戒精作僧中寶單 怎指了上福不輕 臣勸了
何必憂慮這件事 駕下非過少英名 聖臣是有千金易
咱朝有韓天柱几根 論武講文林慶慶 臣係良將把他花
出然說 平西王在道廷上 元帝劉慶張叔青
陛下逐降求矣旨 代為臣 玄德府中見方君
受得蘇蘇他三寸 宋仁宗 有叫不由喜在心

卿家你姓楊為去 准將前王叔女天出苗賊三寸人
話說仁宗天子一聞色公要上云後府有去求委討將由不為
尤心大悅才要降旨執然起楊家並去人只准前考十二家
如徑西回宋宋如女不肯受封因此上余去居上了一遍從戶
本言說楊家各人盡都為國亡身悲思而死推說有九寸為如
也都看了年紀不能跨馬持刀想有楊文廣現跟定元元聊楊
宋孫錦等延安不能動身色承相空自想起天沒福來不能求

朕父祖也是枉然在宋想至此處由不得及添了許多憂悶口
中嘆氣色走了見却不知所謂何故種種多事口呼陛下為
何提起楊門陛下反生煩惱為臣不知所謂何也天子見開口
呼愛卿朕豈不知楊家兵有忠順當日走主河江展土施恩了
楊門父子英名誰人不曉

宋天子 座上張堂色承相 卿家伯神就是所
相北去征有大后 他父子 為國勤勞使碑心

今公多年行走至 我的靈胎魂夢京 潘在姜
楊兵不參官良將 李陵碑下長眠生 楊家將
八馬曾把出河關 一象骨骨尺盡攔零 兵困周台即一陣

為國忠良使碑心 大部死在起刀下 二部苦戰一命坑
和楊家 隨父死在深山內 四部延輝金影宗
听说生隔在塞北 楊五郎 替是刑戮去為僧
六部三關名楊大 生化為神白美名 楊七郎

金銀忠記九洲定 我前之下我幾生 八部楊順失塞北
一象零雲如傷情 只有六部在河下后 中保運有送各根

余大君 駕前上這能戶本 共有女將年連中
太平本是將軍定 後來見 耶家將軍享太平
楊馬指頭轉流災 也該楊門奉三神 余大君
絕戶本上就美臨 去後府中出不成 和家說道勝心慶

白不消 與赤帶散眼圈紅

話說色出一個在宋天子之言接中暗想難於為歲不肯降肯
從前十二家如征西回宋大君以竟上這能戶本魯楊府的兵
雄豪忠忠忠救國賊死在戰場之內到如今刻下幾少年
我的女婿還不叫他們與享太平在要降方觀取他為示其
心何忍話這般說急奈國家現奉急難之中無人令如不去
楊府求兵何人能有此位色公想說我何不上楊家求兵
探一看想思叩頭口呼陛下既是恩施公臣不肯降方與楊門

就只是別有非言此言

色承相 進札跪頭呼陛下 萬歲皇上在上听

老倫大宋人不欠 打頭是 金爐府中出英名

呼家道是一子報 殺有英名未滿名 就只是

高家兵家人不在 提有也是金國人 吳說楊家金後利

船破必有之千虧 吳然楊家好打死 他家還有將英名

打頭不 吳良焦贊吳有後 死刀兵降也有根

提起跟隨楊元帥 他的那 虎下賊將是英名

推道他馬公金後 為臣今去走一程 也不用

宣下降旨臣私去 要到楊家報仇具 萬一陛下無福大

上卿必有將英名 吾人天相在不錯 天子相助有百員

這件事 以通三日在所信 有成金在任天公

為臣金仗神保佑 三日內 定有能臣見三山

為文金武能人有 大晏南堂空遺德 色更正

說罷付叉身控背 仁宗滿面代春凡

仁宗一聞天子這些話由不為滿心歡喜口呼御前既處私話
英才我朕準奏三日免朝色公謝恩出朝天子駕馬還宮色走了代
領王朝馬汗一直抄去後府而早至天波樓連忙下馬就有
守門家將連水上前請色色走後通馬快：前去通報一
就說我色文正前奏與天子未居讀奏家將急為轉身起內未至
儀門手擎云板之下思見一名小：已探前來

那一名 了却跪至儀門下 門道家將何少備

那名家將說詳細 就把那 色公前來說分通

了環這才回身整 未見年高有壽人 東亞那

深定宮中往星是 正遇老母余老居 双夕跪倒恩狀嘆

高聲叫道走短京 今有龍圖色文正 他說前未把礼行

余太君 一聞春梅兩說話 不由犯愁自沉音

色公急事不能到 今日了 龍圖前未必來尋

想必何處刀兵動 又是品處起烟老 可憐哉

楊門多出英雄將 檢天交生要進忠 征而戰北救文襄

予：或坊表幾生 征而家却剛回駐 免銀孫女到家

只者我 兩子孫：在後面 四郎八郎拜表表

安城青蓮地兩界 其義子 還着多機小羽：

走身上過袍衣未 就是仁宗也準備 今日了

色公前事有文 不可見他免科候 大君恩慈多半胸

往下叫 了却春梅叫我云

余太君叫了却春梅云：色公還是為國家的大事而求
還是給太君請安到此要你當神听他所言若說為國家大事
而求你就說老身上這地戶本國重任危什麼事一概不官他說
而求給太君請安你就說太君有多謝敬謝前未一拜家如無人接候
相送回望望色怒罪提到各地迎來照話傳說是了環度不多時未
至儀門便回老現在那里請求家將將各處之刻把色走了願至

儀門才要入內思听見小：的了頭回手相詢說到耳回你還之
為國家之事而求你還之冷老太君請安而未先告許：我：
自然還有話對你定說色公見了環向的此話不好对他明講

色文公 一向了却這些話 不由胸內有沉音

別有了环年紀小 他向的 話語希奇內有因

只因國家大事至 对他實說不能行 余太君

從前上過恒尸今 听他一定更不左 不能容我恁人入

如何能見余太君 若是不能余太君 這將求賢更不能

若說是 猶未請安叩老母 利常臣未求登門

今月前未起疑影 老身里 听見色字就忘心

一之心里防備我 穩然有話舟未听 如是是

不能進去一員將 如何回到云老君 我慈這坐安後府

叫入舉一這坐門 那為因家為非事 提個拾命回門

今日了 若是不見有星面 要想求賢不能

想罢、便同言道

小姑娘

我且问你话云

国家大事怎么

我且问你话云

你且说

若为国事到此

地广今来宋仁宗

你若说至此

多谢相公登门

灰中尽是宋家妇

不能还待你进门

太君说

清早春日不思罪

故此叫我一声

色公同听言道

小姑娘

也要留神仔细

也不请去也不回

尚来望候在左右

小丫环

听罢回身往里走

指望进内用大君

谁知色公紧跟至

不曾深谈、便进

门往里行

头这一定是大臣的话也就说道娘娘、也不是为国事
大事也不是前奏请安是前是问候、：是：你象是老了
颜色上犹能说话可说说是你在大殿上、：天大的话有去有来
说罢进内去了色公以是也不及便从后也就进了内不多
时来至殿内大殿上日理朝政见当中放有一张虎皮金脚
椅两旁边设着差役兵器不在此

色公

张王殿内殿前

当知日月照分明

两边设摆兵器

十八般

第一：第一：魏眼明

家病数在东西

兵符令在左右中

魏眼明

盔囊甲色堆桌上

刀枪密摆左右

黑盔者是心欢喜

腹内暗：自说音

不展展上能产本

就这：空国心

礼座候

收了兵符与令箭

列摆兵器主何情

用不着最照家

这些个

令箭兵器给何人

伯看光景来拜候

内中既藏暗兵

无碍行

天生地长忠良将

男女子：是兵名

大东若会杨象将

上胸江山不夫三

雄胆：居上能本

皆因：死苦情

闻听

塞北阴宗早以温

穷饿：青道进：京

四部八部皆病死

犯二人

跟前都有狂老人

四部八部皆病死

犯二人

杨八郎

青道养了孽身子

如何不是二弟兄

色老：坐在傍边之

上等候大臣前

等了半日并不有人



亦未心內着急偏：在在奈駕前言過必得見老老君不言色相在殿上乃是老君是說：子孫進內賜色公之言回了一通就着楊大爺的夫人王保女上前口呵走母此言着俱尔總想未明家以竟上過施戶奔就是着什軍軍國大事也好推辭就是見他又有何妨去君聞所進：的樣了

余老君 一箇院兒兒媳婦 皇上標手把話云
若果是他說的話 此人朕面懷赤心

他為曾孫同一殿 因常不微登這門
病之初：勸國政 即着大夫着走身
內中一室着原身 想必又言何處及
現如今 朝中並去英名將
他亦初想會好外 他必是
咱家還有那一了 也有兩小兒：
他每經着兩小兒 以竟是：這几春
叫他云去不大家

又利利是是幾君 又恐有此事共多 豈不楊門地了根

王保女 一箇令婆這些話 滿面堆珠為老君

王保女口為道：我想其子獨身子而中人惟我意未
出門隨我在深院之中大起為色黑子為敵知道老君聞此
頭說既以此思為要見：他言是四了不快：等我的老
頭楊杖連系一言未了忽見楊文虎的女兒名叫紅紅小姐今
年方交一十二歲聽見老老君要娶一雙將老頭楊杖取將

過來滿臉歡笑說走鯉魚小孫也要跟去着：老老的黑臉且
不為君說這長女如尔還云云見外人王保女說道：好有家
虎女也不相不家人家即着藏頭露尾
余老君 點頭手執納紅女
天即夫人眼在後 還着那
東星接月差多少 雲隨着老老：
焉的心裏念主義 思听紅鳳鳴响來 意此將身來請起

只聞這几排面來 先有提燈燈外戲
但見 無數婦女與排如
圍隨今為几代祖 走人家
年紀過了一百歲 西內如花初散開
而通着眉長一寸 坐落東生口內排
為排無數點要眼 右手執定在頭楊
身身身 金冠極着純一願
吳王王腦和胸懷

鳳冠霞珥和雲衣 大：的 花最嬌單步云鞋

着有白鶴梅花衣 瑞池三母下天台 肩着上前化施礼
双夕跪地地老樓 口內連化為大： 色文正

得意到此請安 王：別將大君的虎頭楊杖乃是先皇所賜上殿是君賜楊杖
連系三點杖當朝礼一殿君三還湯欠起起休色走了一是虎
頭楊杖連系三點杖在老老君懷中收入原坐而此時王保女

機那一人：衣料：氣昂：為東不食走不居多付了環機起
老居說連衣相起走身機代求這些啟無罪色公說不敬不居
玉的者座色公謝座就為了環機為：黑放盤

色公師

向上打多又告座

了環三到鐵茶美

老居不寒起張口

連忙酌

口說莫相你是所

久聞名相名頭大

為國勤勞實可珍

多子你

治國安邦王有道

為國勤勞實可珍

累：天降吉祥兆

居正廷美國選任

為國久不到寒舍

多謝光臨看坐

我老弟

有何為能勞為

貴客臨門到我家

可憐楊門今能校

為有人

通接賣公和親差

我家男子念死

走來脫戶大根芽

為國以事無的終

忠誠高心胸如麻

人：不在此物死

刺下如西作甚鳴

上腹即

需到延西心腹碎

一人：

身代錢賣而裝死

前思後想實可嘆

為實不如此機豫

為國難將命

就是為國難

義不足

今將人：代錢

仁家也不把手撒

吃魚茶不取瑞墨

老早者些神不加

色公聞明老居話

有話不機難外撒

色口急了一身汗

為國的忠良而眼都急死

活況色文：被余不月一拾話只說得干嘴至言可若把求

怕所未去與耐那比試的一字不從且說一兩的納仁小姐是

些生輕初必厥和人的身初行藏以從所見色口：可求甲日

得了个回上分：必是前未是怕求美方才又見老居即

請下下里因服何現形色早日的自的內何不不請提一了

話到尔好叫色公求太尺也是量手既施座：才能想雲

主色太尺的爾前口為老祖色也 equal 乃是調和氣血王臣俗言

一句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日丞相到於乃是國而天下也非私

目而求爾云後者也若二宋相也乃是國而天下也非私

昨日便如今天訪要索有老就不堪望少人出也算一个

也算是大宋國中靜大玉柱駕臨金樑老親宗為什麼只說做

鐵氣的話色公問：這看在此言詞因不的心也大意他主

的丁了好些主又滿園堪吹吹爾太尺打打言聲說道好真

是門門生用女好話並工虛偽

色文：乙

望爾太尺物為打

口內不住叫壽星

別嫌耳絮所耳語

抄一束

什麼情因說了

現今仁宗心坎兒

刻：坐卧不安寧

我學生

既愛國恩却害甫

袖手旁觀焉是人

欲代求貴處外

羞口難問不敢云

今親姑外未理

只知求貴老不尺

這如今

大宋總有父合武

缺少好汗物英

多世仗有在位府

才能勾

万里江山保太平

只為石君上把尸本

他若云位府少英

著听姪如這些派

不怕箇賊院高台

再提仁宗心內煩

然黃危眉心不寧

阻礙司

新聖意惡一句話

天下軍民保生寧

目秀眉清英挑口 面如開放花紅丹 一口酌
 長身如金小袖玉 手指如葱玉指芝 青微碧如廟沿佛
 內襟一件紅衫 玉容似粉百如弟 嫩粉洗之小金蓮
 那的也 脂粉如粉如粉 柔滑如玉滑下凡
 色公正把狗紅看 極好 右只肩搭把語云
 叫声和女你這云 見：恐能色公尺 何紅女
 上前來把色公見 喜不銀閣為國美 開口便問生多不

那晚

這位姑外拉能談

中心烟紅小姐不比小窗之女出口言詞至不倍氣同答小女
 十五岁了色公又問說姑外老祖家做你的武術都能記得么
 小姐說終日習演無相操練焉能忘却色公一扭頭望太月說
 這可憐這位姑外年切再這三五年前南要要學運望太月說
 這這三個人耐我我也煩：小姐許云右他比文家武可怕矣
 花公利藐視我國並云能人現在馴服之中間相同云良收敢

與他比並者太月這可如何是好太月說你乃是勳勳之月必
 有過三行你必又未問我快云黑色公也不屑時居望有者太
 月說那南要若來耐月王使后却是十分利害

色父云

色公說這先嘆氣 十分無奈求太月

南要二人要比武 小視我國必莫在 這如今
 有人竟了把刀了 誰：何是攝下后 主人低持他刀了
 碑叫仁宗納迎封 是日所見心憂慮 升了南要早太月

一丁： 我到精了不下紫 汗果若云：信有 賜寄送云玉男子 誰怕門中失的兵
 色公是 皇上不肯求永告 再五人
 那目京又人間少 誰敢去先歸開爭 色公不日 皆我云云之一程
 誰敢去見老太月 比試比父戶初能 現在楊奇慶方能 方乃小姐有句話
 不端是誰敵國難 西要保任楊奇居 老云云能常主馬 這比別者原万个
 尚未敢開者不月

言雲玉住袖旁打

色的跪倒求太月

這支間

一高忍怕烟紅女 小窗不月不嘆 口中只把悲相叫
 色下只沒敢寬心 什麼言要與未便 時天可去之一程
 有本云 立刻打死幾凡甲 比試比文不勝能
 不知要當在何處 快顏我 余：南要小窗生
 色公聞听心大悅 口語如外恨我行 現今在
 金亭朝叙迎未動 草等比試時輸道 如此三到也云云

到起那

余不月王振文二位云：吓月語

龍虎征南十一

話是俗言不錯寧捨一條命不改志良心公恨不
誰代上朝綱目言他是大漢楊雲侯府的人為什麼
一句話說只寫係住楊家的名詞如若不能出字其款與按手
真事的英么好汗奈太尺也不能叫他去再看太宗園中別
說千舉一代軍民百姓知道這一座大漢楊雲侯府是外國
偏邦不知知道楊家父子忠誠好時自有男子現今廷出府到
有一位楊宗保元帥還有一位楊文廣只余別看主人並不知道

現有署北出冊中蓮公主宮楊公言二位夫人也從起西回
九宮背後寫架二位公主人見其葬子為子隨父回東二位英
人十分玄索飛龍奈太尺迎京入了云侯府也有七八年之數
又搭有的郎與八郎一死二亡守府母子收子在此閑言少敘
且說老太尺一見納紅小姐這般嬌羞由不悅心中不悅因上
生與罵一聲胆大的丫頭還敢里胡言

奈太尺

心中不悅云名

兩箇金嘆叫納紅

小馬下行極路窄
不知家規胡言弄

胆大妄知欺祖宗

你還不

你怎的

能人背後有能人

快，因何安在珍
敗兵楊家上收名

一空開刀問典刑
我家上正絕戶有

出馬擒與南蠻物
大料金人肚嘆云

心一急

忙欠身形要商生

口中不住罵畜生

乃手序起龍形和

忠恨

要打半輕小納紅

小姐玄宗法間轉

令安啟當叫色公

你方才

也曾對有老力濟
有又未氣有弄人

仁宗不測我楊門
你叫開門初女去

為何又提系邦可
相：良心也惡行

色里子

不必纏我快些去

怕門玄有初英石

老力不敢久留你

宋仁宗

吓你別處訪英石

担慢工夫不大緊

慢丁朝中大可憐

奈太尺

不住催看色公走

時間急以候開公

玄宗問言呼老母

這件可

為臣近思元愿情

原方尺府有公快之里了是肯初就了半响说道下收我
也不教功言折办到有一句话直言了罢如今奈邦的使臣在
那膝下云人向他比武和柔与黎民在别处来事太早之甚相
中透不出：手其数按手其草着不是你老人家上边绝户本
只怕早因得官名方尺尺因政旧世下官何到处访英
左也不能急快今日老寿星又推的这步干冲者令下官到省
一拜是见与你老人家商义：奈方尺尺因所怕物起来说道

丞相因方尺尺商议也是了任方尺尺言罢还西日要往
后

色和

一先方尺尺往候走

心中一急往前行

迎有方尺尺迎周浩

托东有

丑亥席小叫太君

迎有方尺尺迎周浩

色集万般无奈中

老寿星

为何旧把心空透

英左貌貌影无宗

现今南来物邦东

方尺尺何不知心

袖手旁观还堪表

方尺尺不是这样人

许梁城

谁不知道云使府

天法多是各省同

杨家世代忠良收

独国家

勤政四外陈好臣

方宗江山杨家空

男妇大小是英左

若听先

国家有难相出马

现今未逃尽忠心

旧是杨家尽英左

方尺尺

只因借出一量令

奉把家物叫听

方尺尺批儿了

与简表

比是奉收与简表

天非推兵为九帅 方尺尺为何下狠心
一向欺言心付托 里城有义未得人 要起杨府人一个

深生仇

指有老幼睛前征

奈方尺尺说有一批批那杖一合王怀女代领仆妇了环直往
比武教代要指名有物要人又不知杨府也谁是英左教代空
回如何去见仁宗天子实难去矣肯收那细想许梁城这些有

几家功勳良物重宝出教迎群的英左好汗偏：似东美与一
干帝物尽皆边廷之上若要调同又怕来索连了集京来到
好去处谁知奈方尺尺一伙同有王怀女代领仆妇了环直往
也去了你说这么一座山穷水尽：只剩下色公一人忙呀；
的着忙又是急又是慌把这么一位为国尽忠良的边廷又
难

色父云

原自指有永安后

急的心内似火烧

怀中尤如水结其

运住下

拉娘爱国上眉稍

自己叫有色父云

自己差利把勿脱

宋仁宗

尚止差错杨府物

身日常提美英左

个：为国表了食

皇尸推起心内焦

南来强人物邦东

元有各人在朝因

别人来主果不及

你因何

宋初帝归这英左

早知方尺尺上边弄

不肯信偏把尺朝

批一束